

高山脚下

刘 长 厚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济南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，写的是六十年代初期，为建一座大型油库——652工程，所发生的故事。

作品除了真实地塑造了党委书记韩晓行的形象之外，又着重描写了一批知识分子在工程建设中的喜怒哀乐和他们对理想、事业和爱情的不同追求。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委副书记王大垂和南贯一、总工程师薄克，以及工程师任戴荣等，他们性格各异，形象鲜明。

这部作品，在描写艰苦创业的同时，又细致入微地写了青年们的爱情生活。

高 山 脚 下

刘 长 厚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平邑县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9印张176千字

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500

书号10331·196 定价1.50元

一辆漆黑闪亮的进口轿车，风驰电掣般地驶过省城区。车里坐的是省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南贯一和该局计划处工程师任戴荣。南贯一约有五十岁，脸色白皙，肩宽背圆，腹部微微隆起，两只小眼睛虽然深陷在眼眶里，却露出机敏的表情。他坐车向来不拉窗帘，因为他很喜欢欣赏马路两旁的景物。尤其是今天，当他就要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，更有点恋恋不舍的感觉。他两眼注视着窗外，见马路两旁高楼入云，绿树成荫，街心花坛的花草千姿百态；快车道上，大小车辆来往如梭，慢车道上，自行车一辆跟一辆，肩摩毂击，人行道上，身穿各色服装的年轻人象盛开的鲜花在春风中游动；商店橱窗里的水果、糕点、罐头、美酒和各种百货，琳琅满目。省城的景色多么美啊！

南贯一恍若失去了什么似的，不无遗憾地叹了口气。

轿车出了城，加快了速度，路旁的景物流星般地闪过。轿车一会儿穿入刀切似的峡谷，一会儿进入一望无际的平原，远处的村庄象波涛一样隆起在海面似的麦田中。在汽车有规律的颠簸摇晃中，他时而和任戴荣交谈，时而迷迷糊糊地闭目养神。走了好长一段路程，南贯一微微睁开眼睛，问道：“戴荣，什么时候了？到哪里了？”他坐车有点累，没

等回答又合上了眼睛。

“快到了，醒醒吧。”司机代为回答。

任戴荣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揉了揉眼睛，又挺了挺胸，叫了声南局长，又把司机的话重复了一遍。

南贯一彻底地醒了。他掏出香烟递给任戴荣一支，任戴荣主动给南贯一燃着，两个人的精神都振作起来了。

轿车从国防公路拐向一条新修的沙土公路，沙沙地前进着……

652工程在二龙山脉的东龙山和西龙山相夹的峪里，峪口横着一座明珠山，成了这一巨大山峪的天然屏障。不远处还有一座金鸡山与其遥相呼应。为截流积水，人们利用金鸡山伸出的一道山梁，修建了一座大型水库，叫龙山水库。

652重点工程，正是利用了这一理想的山水地形。

工程指挥部机关依山傍水，坐北朝南。一排排的平房和简易厂棚，刚刚盖完，汽车在院前大门口停下。南贯一和任戴荣迈下车来。南贯一激动地向四周观望，他看到山坡沟岸及地面上的建筑材料堆积如山，盖着蓬布的施工机械，象待命的炮车；远处的大山，峰峦起伏，象青色的波浪，向远方涌去，直涌到天地接壤的地方；龙山水库，平湖似镜，倒映着蓝天，几朵浮云在水里飘游，岸边的垂柳和近处的大山也倒映在水里。置身于这富有诗情画意的山区，南贯一感到心旷神怡。

“南局长，已经到了，你还在想什么呢？”任戴荣在池身边亲切地说，“咱赶快到办公室去报到吧。”

他俩刚一转身，见一中年人向他们大步走来。这人身穿

蓝细帆布工作服，头戴鸭舌帽，膀宽腰圆，饱满的胸肌把衣服绷得紧紧的；四方脸，厚嘴唇，卧蚕眉下眨动着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。他赶前几步，两手好似铁钳一样握住南贯一的手：“哈哈！南副局长。”

这个人叫王大垂，原任某油田建筑安装工程队队长，现在是652工程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，大家都习惯地称他王队长。他见南贯一有些愣怔，便放声大笑着问：“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”

“哦，是你呀！”南贯一细细端详了一番，才认清他是到省里汇报初步设计方案时见过的王队长。他亲热地笑笑，诙谐地说：“是乘东风来的。”

任戴荣一见王大垂，头皮顿觉一炸，心也禁不住提了起来：“糟糕！怎么在这里遇上他了呢？……”

王大垂也用诧异的眼光上下打量着任戴荣。任戴荣往前跨了两步，王大垂也迎上一步，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。双方都注视着对方的表情。

“你，你是王大垂队长？”任戴荣生硬地问。

“噢！是任戴荣同志吧？”王大垂的声音不冷不热。

南贯一注视着两个人的神色和表情，纳闷地问：“你们早就认识？”

“认识，五年前就认识。”任戴荣恢复了常态，“那还是在我国会战第一个大油田的时候，王队长是我的老师傅了。”

这时候，指挥部临时党委书记、原龙山地委书记韩晓行从屋子里走出来。他是位身材稍矮的人，宽阔的额头上显出

深深的皱纹，两道月牙眉下嵌着一对闪闪发亮的眼睛，虽然五十多岁了，却脸色红润，精神健旺。

“老韩同志，你……”南贯一抢前一步，握住韩晓行的双手。韩晓行愣愣地望着他，一时没有认出来。

“韩书记，你可真是忙人眼里乱啊！才过两个星期，你就不认识我了？我叫南贯一，到这里来上任的。”

“哈！”韩晓行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，“我说有点面熟呢，原来是你呀！”他朗朗地笑着，又说，“你这一换装，可真叫我认不出来了。”老韩回想起前些日子到省里见到南贯一时，他没有戴帽子，穿了一身毛料服装，而现在，头戴蓝布帽，穿一身工作服，胡子也比原来长多了。

韩晓行刚说完，转脸握住主动伸过来的另一双手：“贵姓？”

“工程师，任戴荣。”

任戴荣郑重地自我介绍，使劲握了握韩晓行的手，眼光亲昵得有点过分。

韩晓行正打量着任戴荣，南贯一连忙从旁介绍：“任工程师也调到这里工作。我是特意把他带来的。”他加重了“特意”两个字的语气。

“好，欢迎你们来！”韩晓行一边高兴地说，一边打量着任戴荣：他穿一身深蓝色毛料中山服，火箭式黑皮鞋黑而亮，人材一般。唯有蒜头鼻子和象牛眼一样的眼睛有点特殊。他年龄不到三十岁，但看上去却有三十开外了。

正在他们热情问候和说笑的时候，工程技术负责人薄克

工程师走了过来。他先和南贯一握了握手，然后被韩晓行介绍给任戴荣。

任戴荣两手拍了一下，紧走两步，奔到薄克跟前，非常亲热地说：“嗯，我们早就见过面。不过，那只是点头之交，没有说过话。你原来不是在石油设计院工作吗？我在石油管理局计划处。今后，咱们可要在一个锅里摸勺子了。”

薄克今年二十九岁，身材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头发油黑，方正的脸庞上架着一副宽边紫框眼镜，炯炯有神的目光，透过镜片闪露出来。他上穿普通工作服，下穿深蓝色毛料裤，给人一种利落俊美之感。

“好，好，那就请你多帮助了。”薄克真诚而又客气地说。

他们亲切而又热烈地谈笑了一阵，然后提着南贯一和任戴荣各自带来的皮箱、行李卷等，慢慢地走进了会客室兼会议室。

“老韩呀，你真会过日子，可够简朴的了。”南贯一环顾室内，见会议桌是拉着球网的乒乓球案子，周围摆着木板椅子和条凳，放声地笑着说，“房子的面积倒还可以，就是太简易了。”

各自入座后，韩晓行见接待的同志已经把洗脸水、暖水瓶送来，司机也停好车进来了，便站起身说：

“你们先洗洗脸，喝点茶，然后安排一下住处，等找时间再详细谈吧。”说着，便和薄克、王大垂等退了出去。

当王大垂的脚步声在门外消失以后，南贯一抬起沾满香

皂沫的脸，对着任戴荣的耳朵小声问：

“戴荣，你和这位王队长，在创建大油田的时候就认识？”

“嗯！”任戴荣抬起脸，托着毛巾，把嘴凑到南贯一的耳边，小声地说：“就是那个好找别扭、专门和我闹对立的队长。”

“什么？”南贯一不禁一怔，沾满香皂沫的眉毛也扬了起来，“真的是他？”

“怎么，你还不信？”任戴荣擦了一把脸，把毛巾往脸盆里一丢，小心地瞅瞅门口，又把头伸到南贯一的耳边小声地说：“真的，不会错！这个人可是好高骛远，好出风头，不好搭伙计班子……”

南贯一用力地吸了口气，把扬起的眉毛又挤成个疙瘩，两手拧着湿毛巾，摇晃着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原来是他。他叫王大吹？”

“对，王大垂，没错！”任戴荣很少见到南贯一这样不安的神情。

南贯一用力擦了擦脸，把毛巾一扔，站起身来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王大吹？怎么能把一个爱吹的人提到这么重要的领导岗位？”

“不，局长。他叫王大垂，垂直的垂！”

“噢——”南贯一拉了个长音。他想起来了，在汇报初步设计方案的会议上，王大垂听到我南贯一的名字时，十分震惊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我在会战大油田时任戴荣通过我调走了，

这自然要引起王大垂对我的不满。当时，王大垂光知道我的名字却没有见过我的面，现在不仅见面了，而且还要在一口锅里吃饭呀！

“唉！”任戴荣看出南贯一的心情，长叹一声，“局长，真没想到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韩晓行和炊事员一起走进来。

炊事员把四菜一汤放在桌子上，刚出锅的菜正冒着香人的热气，那条龙山鲤鱼，还吱吱啦啦地向外冒油泡。另一位炊事员用白围裙兜着酒杯和羹匙，手里拿着筷子和名酒，跟了进来。

“王队长到哪里去了？让他一快来吃吧！”南贯一坐到桌前，心里还在想王大垂。他用手赶着热气，对各样菜查看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叫王队长来嘛，还有薄克工程师！”

“他俩到明珠山去了。”韩晓行端着茶壶茶碗，慢悠悠地走来，“我们不等他们了。”他在每人面前放上一个茶碗。

任戴荣主动接过茶壶，笑着说：“韩书记，你太客气了。”

韩晓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没有什么，不知道你们今天来……”说着给大家斟满了酒杯。

“王队长和薄克到明珠山干什么去啊？”南贯一把酒杯端到嘴边，关心地问。

不用说，韩晓行是知道的。但想起在省里汇报初步设计方案时，为公路和地下输油管如何通过明珠山的问题，王大垂曾和南贯一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执，现在提这件事，显得

对南贯一不太尊重，便答非所问地把话岔开：

“南局长，光听说省里要给调位负责人来，但没有想到是你，更没有想到任工程师也能一块调来。”他转脸看了看任戴荣。

“唉！”任戴荣一口喝干了一杯酒，叹了口气，用力地挠着头：“我也没有想到能调到这里来，更没想到在这里遇……遇……”他见南贯一向他使眼色，摇了摇头不说了。

韩晓行似乎看出了什么，却不动声色地问道：“怎么？你不高兴到这里来？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！”任戴荣顿觉有些失言，想解释几句，却又说不出什么来……

任戴荣接到南贯一的电话，叫他到办公室里来一趟。南贯一的办公室在二楼上。

他轻轻推开南贯一的办公室的门。

“戴荣，你先坐下等等，我马上就好！喝茶，抽烟，请随便吧！”南贯一把下巴颏向长条绒面沙发上翘了翘，“一壶新茶，你自己倒着喝嘛！”说着，把烟扔给了任戴荣。

任戴荣坐到长条沙发上，点上支高级香烟，过瘾地吸了一口，端起玻璃面茶几上的茶壶，倒了一杯茶，抬脸望望正在清理文件的南贯一，低头看看满地的乱字纸，心想：“这不是交待工作的样子吗？难道他要调动工作了？……他怎么这样高兴？噢！一定是提升了，要不……”他小心地端起一杯茶递给南贯一：

“局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你猜呢？戴荣。”南贯一收拾完了，含笑地反问，慢慢接过茶杯，审视着任戴荣。

凭着过去的经验，任戴荣已经猜出个大概，心里感到有点紧张。

南贯一不等回答，便说道：

“组织上决定，当然主要是我的意见，我们都被调到652工程工地去！”

任戴荣感到脊椎骨一阵发冷，眼睛呆愣愣地望着南贯一。

“别多心，不要怕！”南贯一看出了任戴荣不安的神色，轻轻地一挥手，宽慰地说：“这是我的意见，特意把你调去。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你不是想……”他把话赶紧收住。让任戴荣自己去想。

任戴荣是一位明白人，他放心地喘了口气，脸上堆满亲切的笑纹。

“我希望你去到以后，认真做好技术工作，并一定做出成绩来。”南贯一站起来，走到茶几跟前，点上一支烟，向沙发上一仰，观察着任戴荣的神色，又说：“这样，你才能有进步的条件。”

这时候，任戴荣已彻底明白了。他故作谦虚地说：“那可是国家的大型建设项目。我水平有限，怕做不好，更怕你受到影响，也担心国家受损失。况且，从初步设计的审批情况看，他们竟敢改变你和蓝田总工程师的方案，说明我们去到以后，工作不一定好做。”

“那没有关系，我们是为了工作。再说，由我说了算嘛！”南贯一又轻轻地一挥手，笑了笑：“告诉你，那里的党委还没有正式建立，工作才刚刚开始。”

南贯一打量一阵任戴荣，见他由担心变为有信心，连嘴角眉梢都跳动起来了，便接着说：“当然，去到以后，要搞好团结，要掌握好自己的性格，协同工地上的人员把工作搞好。”停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不受苦中苦，难得甜上甜嘛！”

任戴荣心领神会，高兴地站起来：“什么时候走？我也得去清理一下文件资料。”

“看，看，你慌张什么？”

任戴荣赶快坐下，笑眯眯地注视着南贯一。

“你把东西清理一下。别人问，就说暂时调到那里去工作。我打算最近两天就去报到。”

“好！我这就去。”任戴荣说着就往外走，但南贯一喊住了他：“戴荣！”

任戴荣转过身。

南贯一脸上挂着笑。他亲昵地一招手：“你过来。”声音小得象从电话里传来。

任戴荣挪动了几小步，恭候着南贯一的指示。

“你先到百货大楼糕点部和副食部，找人买几瓶名酒和好一点的罐头，再弄几条高级香烟，请你亲自给我送到家里去。652工地那里是穷乡僻壤，我怕去后不易买到。”

“好！我马上就去办！”任戴荣调过头就走，但又被喊

住了：

“等一等！”

任戴荣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地停下了。

南贯一左手招呼他过来，右手伸进衣袋里：“你慌什么？连钱都不拿了？”

“我有钱。”

“你那几个钱够干什么的？”他几步过去，硬把十几张拾圆的票子塞到任戴荣手里，任戴荣不好意思点数，无可奈何地掖进衣袋里，转身带上了门。

两天后，任戴荣和南贯一一起到了工地……

可是，万万没有想到，在这里竟遇上了王大垂！今后怎么和王大垂合作呢？……”任戴荣这样想着，不知其味地吃着。

而南贯一现在想的只是“龙山鲤鱼”，真没想到这外焦里嫩、酸中带甜的独特风味，竟出现在这文化落后、经济贫穷的山区。此刻，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全被酒的醇香驱散了。

忽然，隔壁韩晓行接电话。老韩放下筷子，说：“南局长，不要等我，你们继续喝，我去接电话。”

电话是薄克工程师打来的。

薄克告诉老韩，他和王大垂到了明珠山，找到了地质勘探队队长，明珠山的地质岩石资料已经搞清，能够满足技术要求；他和王大垂的意见是改变设计方案，让公路和输油管穿越明珠山；要先和南贯一商量一下，等他们回来再详细研究……

“穿越明珠山，不用说，是打洞穿过了？”韩晓行放下电话耳机，用力思索着：“这可是个大胆的变更意见……”他边想边回到了隔壁会议室。

不过，韩晓行没有直截了当地把隧道穿越明珠山的意见向南贯一提出来，而是先谈工地的情况，机构的设置，人员的安排，以及开工以来所取得的进展和所碰到的问题，以商量的口气，向南贯一说：

“公路基本上通到明珠山了，如果螺旋形地盘旋过山，可困难不少呀！”

“是呀！”南贯一同意地说，“山又高又陡，困难肯定是不少的。”

“在审批初步方案的会议上，听说你设想过好多办法通过明珠山。可是，怎么没设想用隧道穿越呢？”韩晓行仍以试探的口气问。

“设想过。可是，我和蓝总立刻就否定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一是工期太长，二是投资花费太大。实际上也没有那个必要。”南贯一说完，直催老韩：“不要说话误了吃饭，快吃，老韩！”他还当当地敲着盘子，开玩笑地说：“你是省给我们吃呀！”

韩晓行笑了：“我已经吃过午饭了。”转脸看看闷闷不乐的任戴荣：“你怎么吃得少，喝得也少呢？”

“嗯！”任戴荣心不在焉地回答：“我没有酒量，饭量也不大。”

“老韩，不要再让他了。”南贯一从韩晓行手里要过酒瓶，放在桌子底下：“任工可能坐车晃的，不太好受，咱们都不喝了。”他又看看韩晓行：“你吃过饭了，我们可没有吃呢。”说着便大口地吃起来。

他们吃完饭正喝茶交谈的时候，临时党委书记相特快步进了屋，对韩晓行小声说：“韩书记，院门口停下几辆客蓬车，省里又来了一批干部和工人。王队长和薄克正帮他们卸行李，你去接待一下吧。”说完就转身走了，韩晓行也跟了出去。

南贯一望着韩晓行的背影，转过脸朝任戴荣说：“咱们幸亏先行一步，不然和他们赶在一块，恐怕连开水也喝不上……”说着看了看桌上的盘碗，不出声地笑了。

任戴荣也会意地一笑：“还是局长有远见。不过，咱们的住处还不知怎么样呢。”

“这个你放心，他们是不会慢待咱的。”南贯一灭掉手中的烟头，又说：“当然，不能象住在大城市那样。”说完站起来：“走，咱们也到门口看看去。”

薄克和王大垂从明珠山回来，刚到院门口，就见几辆客车停下了。薄克一眼看出，从车上下来的人当中，有在省汇报初步设计方案时见到的那位俊俏姑娘。他想：“怎么？她也来了？”那姑娘一下汽车也最先发现了薄克，她心里也不禁动了一下。

两人炽热的眼光几乎撞出了火星。那姑娘不好意思地扭转了身子。

王大垂和薄克慌忙迎上去，和众人一一握手，表示欢迎。当薄克要和那姑娘握手时，却突然迟疑起来，连手也不知道抬了。那姑娘红着脸主动把手伸给他，大方地说：“我叫梅巽阳，来这里工作的，请多……多加帮助。”

薄克什么话也没有说上来，只是机械地呵呵了两声，几乎没有体会到握住少女双手时的愉快和幸福。而梅巽阳却比他大胆得多，她那火辣辣的眼光，使薄克不敢正视。他羞赧地把脸一扭，去招呼别人了。

最后下车的一个人叫孟如海。他三十多岁，长得平平常常，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，但言语表情却处处讨人喜欢。他是一个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的人，被调来做采购员工作。

大家下车后，有的站在一旁高兴地说笑，有的拍打着身上的尘土，有的感到新奇而四处观望，还有的在寻找自己的行李……

韩晓行走出门来，王大垂把韩晓行介绍给大家：“这是咱们工地临时党委书记兼工程总指挥韩晓行同志。”大家热情地和老韩握手问候。接着，王大垂又介绍了薄克工程师。

这时，梅巽阳提着自己的行李卷，背靠在汽车上，心里突突地跳个不停。当她听清薄克的名字，又听说他是工程师和技术负责人时，心跳得更加厉害，脸也觉得有点发烧了。

这时候，相特把指挥部机关的部分人员约到大门口给新来的人搬运行李，正好南贯一和任戴荣也跟随到大门外。他们听到王大垂向大家介绍韩晓行和薄克的职务，都感到不悦。韩晓行见南贯一和任戴荣走来，便向大家介绍说：“这

是省石油管理局南贯一副局长和任戴荣工程师，他们也到这个工地工作……”大家立即表示欢迎。这使南贯一和任戴荣心里感到很不痛快，南贯一只是淡淡地一笑，任戴荣的脸上也毫无热情的表示。

晚上，韩晓行、王大垂、薄克冒着濛濛细雨，去看望南贯一和任戴荣。开始，他们有说有笑。后来，当薄克和王大垂提出要改变公路和输油管的原设计方案，建议用隧道穿越明珠山的时候，谈笑间的和谐气氛被破坏了。南贯一变得不冷不热，不远不近，有警惕，也有回避。任戴荣也沉默寡言了。韩晓行吸着南贯一的高级香烟，很少插话，表面上不露声色，心里却早已打定了主意，要看看南贯一对这个问题的态度。薄克一看这种局面，只好暂不谈这件事，故意扯起别的问题。

走出南贯一和任戴荣的住所，韩晓行他们还想再看看别的新来的同志，但多数都关门睡了，只有梅巽阳她们的宿舍还亮着灯，并不断地传出姑娘们银铃似的说笑声。韩晓行和王大垂要进去看看，薄克考虑到白天见梅巽阳时的拘谨，便借故加班而回避了。

过去，薄克一投入工作，就会把周围的一切都忘掉，可现在他无论怎么努力，也排除不掉闯入他心扉的第一个少女：梅巽阳的俊俏形象。想起白天突然见到她的情景，脸上就热辣辣的，心里也热乎乎的，久久不能平静。他又后悔自己不该不随韩晓行和王大垂去见梅巽阳。经过好长时间的努力，理智才抑制住感情，心才慢慢转移到工作上来……